

農

織

圖

詩

附錄

書





書

農

撰 敷 陳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農書及其他一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六〇年四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古者四民。農處其一。洪範八政。食貨居其二。食謂嘉穀可食。貨謂布帛可衣。蓋以生民之本。衣食爲先。而王化之源。飽煖爲務也。上自神農之世。斷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耒耜之利。以教天下。而民始知有農之事。堯命羲和以欽授民時。東作西成。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時。舜命后稷。黎民阻飢。播時百穀。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。及禹平洪水。制土田。定貢賦。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。土有肥磽之不一。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。使民知蠶績亦各因其利。殷周之盛。書詩所稱井田之制。詳矣。周衰。魯宣稅畝。春秋譏之。洎李愷盡地力。商君開阡陌。而井田之法失之。至於秦始而蕩然矣。漢唐之盛。損益三代之制。而孝弟力田之舉。猶有先王之遺意焉。此載之史冊。可攷而知之。宋興。承五代之弊。循唐漢之舊。追虞周之盛。列聖相繼。惟在務農桑。足衣食。此禮義之所以起。孝弟之所以生。教化之所以成。人情之所以固也。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。爲細民之業。孔門所不學。多忽焉而不復知。或知焉而不復論。或論焉而不復實。專躬耕西山。心知其故。撰爲農書三卷。區分篇目。條陳件別。而論次之。是書也。非苟知之。蓋嘗允蹈之。確乎能其事。乃敢著其說。以示人。孔子曰。蓋有不知而作者。我無是也。多聞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以言聞見雖多。必擇其善者乃從。而識其不善者也。若徒知之。雖多。曾何足用。文中子曰。蓋有慕名掠美。攘善矜能。盜譽而作者。其取譏後世。寧有已乎。若葛抱朴之論神仙。陶隱居之疏本草。其謬悠之說。荒唐之論。取誚後世。不可勝紀矣。僕之所述。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爲可戒。文中子慕名而作爲可恥。與夫葛抱朴。陶隱居之述作。皆在所不取也。此蓋敘述先聖王擢節愛物之志。固非騰口空言。誇張盜名。如齊民要術。四時纂要。迂疎不適用。

之比也。實有補於來世云爾。自念人微言輕。雖能爲可信可用。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。惟藉仁人君子。能取信於人者。以利天下之心爲心。庶能推而廣之。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。少裨吾聖君賢相財成之道。輔相之宜。以左右斯民。則真飲天和。食地德。亦少効物職之宜。不虛爲太平之幸老爾。西山隱居全真子陳真序。

農書目錄

上卷

財力之宜

地勢之宜

耕耨之宜

天時之宜

六種之宜

居處之宜

糞田之宜

薅耘之宜

節用之宜

稽功之宜

器用之宜

念慮之宜

祈報篇

善其根苗篇

中卷

牛說

牧養役用之宜

醫治之宜

下卷

種桑之法

收蠶種之法

農書目錄

育蠶之法

用火採桑之法

簇箔藏繭之法

農書卷上

宋 陳 旉 撰

財力之宜篇第一

凡從事于務者。皆當量力而爲之。不可苟且。貪多務得。以致終無成遂也。傳曰。少則得多。則惑。況稼穡在艱難之尤者。詎可不先度其財足。以贍力足。以給優游。不迫。可以取必效。然後爲之。儻或財不贍。力不給。而貪多務得。未免苟簡滅裂之患。十不得一二。幸其成功。已不可必矣。雖多其田畝。是多其患害。未見其利益也。若深思熟計。既善其始。又善其中。終必有成遂之常矣。豈徒苟徼一時之幸哉。易曰。君子以作事謀始。誠哉是言也。且古者分田之制。一夫一婦。受田百畝。草萊之地稱焉。以其地有肥磽不同。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焉。不易之地。上地也。家百畝。謂可歲耕之也。一易之地。中地也。家二百畝。謂閒歲耕其半。以息地氣。且裕民之力也。再易之地。下地也。家三百畝。謂歲耕百畝。三歲而一周也。先王之制如此。非獨以謂土敝則草木不長。氣衰而生物不遂也。抑欲其財力優裕。歲歲常稔。不致務廣而俱失。故皆以深耕易耨。而百穀用成。國裕民富。可待也。仰事俯育。可必也。諺有之曰。多虛不如少實。廣種不如狹收。豈不信然。竊嘗有以喻之。蒲且子。古之善弋者也。挽纖弱之弓。連雙鷁于青雲之際。蓋以挽弓之力有餘。然後可以巧中而必獲也。若乃力弱而弓強。則戰掉惴慄之不暇。何暇思獲。舉是以推。則農之治田。不在連阡跨陌之多。唯其財力相稱。則豐穰可期也。審矣。

地勢之宜篇第二

夫山川原隰。江湖藪澤。其高下之勢既異。則寒燠肥瘠各不同。大率高地多寒。泉冽而土冷。傳所謂高山多冬。以言常風寒也。且易以旱乾。下地多肥饒。易以渰浸。故治之各有宜也。若高田視其地勢高。水所會歸之處。量其所用。而鑿爲陂塘。約十畝田。卽損二三畝以瀦畜水。春夏之交。雨水時至。高大其隄。深闊其中。俾寬廣足以有容。隄之上疎植桑柘。可以繫牛。牛得涼蔭而遂性。隄得牛踐而堅實。桑得肥水而沃美。旱得決水以灌溉。潦卽不致于瀰漫而害稼。高田旱稻。自種至收。不過五六月。其閒旱乾。不過灌溉四五次。此可力致其常稔也。又田方耕時。大爲塍壟。俾牛可牧其上。踐踏堅實。而無滲漏。若其塍壟地勢高下適等。卽併合之。使田坵闊而緩。牛犂易以轉側也。其下地易以渰浸。必視其水勢衝突趨向之處。高大圩岸環遶之。其畝斜坡隴之處。可種蔬茹麻麥粟豆。兩傍亦可種桑牧牛。牛得水草之便。用力省而功兼倍也。若深水藪澤。則有葑田。以木縛爲田坵。浮繫水面。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。其木架田坵。隨水高下浮泛。自不渰溺。周禮所謂澤草所生。種之芒種。是也。芒種有二義。鄭謂有芒之種。若今黃綠穀。是也。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。今人占候。夏至小滿至芒種節。則大水已過。然後以黃綠穀種之於湖田。則是有芒之種。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。黃綠穀自下種以至收刈。不過六七十日。亦以避水溢之患也。稻人掌稼下地。以瀦畜水。使其聚也。以坊止水。使不溢也。以遂均水。使勢分也。以列舍水。使其去也。以澮寫水。溝之大者也。其制如此。可謂備矣。尙何水溢之患耶。詩稱多黍多稌。以言高下咸得其宜。今雖未能盡如古制。

亦可參酌依倣之也。

耕耨之宜篇第三

夫耕耨之先後遲速各有宜也。早田穫刈纔畢。隨即耕治。驟暴加糞壅培。而種豆麥蔬茹。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。以省來歲功役。且其收足。又以助歲計也。晚田宜待春乃耕。爲其糞枯柔韌。必待其朽腐。易爲牛力。山川原隰多寒。經冬深耕。放水乾涸。雪霜凍沍。土壤蘇碎。當始春。又徧布朽蘗腐草敗葉。以燒治之。則土暖而苗易發作。寒泉雖冽。不能害也。若不能然。則寒泉常浸。土脈冷而苗稼薄矣。詩稱有冽洿泉。無浸穫薪。冽彼下泉。浸彼苞稂。苞蕭苞蔞。蓋謂是也。平陂易野。平耕而深。浸即草不生。而水亦積肥矣。俚語有之曰。春濁不如冬清。殆謂是也。將欲播種。撒石灰渥漉泥中。以去蟲螟之害。

天時之宜篇第四

四時八節之行。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。五運六氣所主。陰陽消長。有太過不及之差。其道甚微。其效甚著。蓋萬物因時受氣。因氣發生。其或氣至而時未至。或時至而氣未至。則造化發生之理。因之也。若仲冬而李梅實。季秋而昆蟲不蟄藏。類可見矣。天反時爲災。地反物爲妖。災妖之生。不虛其應者。氣類召之也。陰陽一有愆忒。則四序亂而不能生成萬物。寒暑一失代謝。即節候差而不能運轉一氣。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。可不知耶。傳曰。不先時而起。不後時而縮。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。則生之蓄之。長之育之。成之熟之。無不遂矣。由庚萬物得由其道。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。由儀萬物之生。各得其宜者。謂天地之間。物物皆

順其理也。故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，以欽授民時。俾咸知東作南訛，西成朔易之候。稽之天文，則星鳥星火，星虛星昂，于是乎審矣。驗之物理，則鳥獸孳尾，希革毛毳，耗毛亦詳矣。而厥民析，因夷隩，可得而稽倣之也。大則取象乎天地，無乖升降之機。明則取法乎日星，不亂經營之度。定之以時，應之以數。此欽天勤民旨意，豈率然哉？其所以時和歲豐，良由此也。今人雷同，以建寅之月朔爲始春，建巳之月朔爲首夏，殊不知陰陽有消長，氣候有盈縮，冒昧以作事，其克有成耶？設或有成，亦幸而已。其可以爲常耶？聖王之莅事物，皆設官分職以掌之，各置其官師以教導之。農師之職，其可已耶？春秋之時，法度並廢，宜凶荒荐至，乃書有年。書大有年，蓋幸而書之，抑見天道有常，而人自愆忒也。詩稱豐年穰穰，其崇如墉，其比如櫛，以言其得法度時宜，故豐登有常也。洪範九疇，彝倫攸敘，則百穀用成。彝倫攸斁，則百穀用不成。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，識陰陽消長之理，則百穀之成，斯可必矣。古先哲王所以班朔明時者，匪直大一統也，將使斯民知謹時令，樂事赴功也，故農事以先知備豫爲善。

六種之宜篇第五

種蒔之事，各有攸敘，能知時宜，不違先後之序，則相繼以生成，相資以利用，種無虛日，收無虛月。一歲所資，縣縣相繼，尙何匱乏之足患？凍餒之足憂哉？正月種麻、泉、閒、旬、一糞。五六月可刈矣。驅別緝績以爲布。婦功之能事也。二月種粟，必疎播種子，碾以輓軸，則地緊實。科本鬯茂，穡穰長而子顆堅實。七月可濟乏絕矣。油麻有早晚二等。三月種早麻，纔甲拆，卽耘鋤，令苗稀疏。一月凡三耘鋤，則茂盛。七八月可收也。四

月種豆。耘鋤如麻。七月成熟矣。五月中旬後。種晚油麻。治如前法。九月成熟矣。不可太晚。晚則不實。畏露蒙蔽之也。早麻白而纏莢者佳。謂之纏莢麻。晚麻名葉裏熟者最佳。謂之烏麻。油最美也。其類不一。唯此二者。人多種之。凡收刈麻。必堆罨一二夕。然後卓架曬之。卽再傾倒而盡矣。久罨則油暗。五月治地。唯要深熟。於五更承露。鋤之五七徧。卽土壤滋潤。累加糞壅。又復鋤轉。七夕已後。種蘿蔔。莖菜。卽科大而肥美也。篩細糞和種子。打壟撮放。唯疎爲妙。燒土糞以糞之。霜雪不能彫。雜以石灰蟲。不能蝕。更能以鰻鱧魚頭骨。煮汁漬種。尤善。七月治地。屢加糞鋤轉。八月社前。卽可種麥。宜屢耘而屢糞。麥經兩社。卽倍收。而子顆堅實。詩曰。十月納禾稼。黍稷穰穰。禾麻藁麥。無不畢有。以資歲計。尙何窮匱乏絕之患耶。

居處之宜篇第六

先王居四民。時地利。亦必有道矣。制農居五畝。以二畝半在鄽。詩云。入此室處者。是也。以二畝半在田。詩云。中田有廬者。是也。方于耜舉趾之時。出居中田之廬。以便農事。俾采荼薪樗。以給農夫。治場爲圃。以種蔬茹。詩所謂疆場有瓜。是也。又牆下植桑。以便育蠶。古人治生之理。可謂曲盡矣。至九月築圃爲場。十月而納禾稼。則歲事畢矣。春耕種。形足以勞動。秋收斂。亦可以休息矣。于是扶老攜幼。入此室處。以久居中田之廬。則鄽居荒而不治。于是穹窒熏鼠。塞向墐戶也。國語載管仲居四民。各有攸處。不使靡雜。欲其專業。不爲異端紛更其志也。達寒就溫。去勞就逸。所以處之各得其宜。此先王愛民之政也。今雖不能如是。要之民居去田近。則色色利便。易以集事。俚諺有之曰。近家無瘦地。遙田不富人。豈不信然。

糞田之宜篇第七

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塉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。且黑壤之地信美矣。然肥沃之過。或苗茂而實不堅。當取生新之士。以解利之。卽疎爽得宜也。磽塉之士信瘠惡矣。然糞壤滋培。卽其苗茂盛而實堅栗也。雖土壤異宜。顧治之如何耳。治之得宜。皆可成就。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。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。別土之等差而用糞治。且土之駢剛者。糞宜用牛。赤緹者。糞宜用羊。以至墳壤用麋。竭澤用鹿。鹹澇用貆。敦壤用狐。埴塠用豕。彊藥用蕢。輕農用犬。皆相視其土之性類。以所宜糞而糞之。斯得其理矣。俚諺謂之糞藥。以言用糞猶用藥也。凡農居之側。必置糞屋。低爲簷檻。以避風雨飄浸。且糞露星月。亦不肥矣。糞屋之中。鑿爲深池。甃以磚甃。勿使滲漏。凡掃除之土。燒燃之灰。簸揚之糠粃。斷棄落葉。積而焚之。沃以糞汁。積之既久。不覺其多。凡欲播種。篩去瓦石。取其細者。和勻種子。疎把撮之。待其苗長。又撒以壅之。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。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。氣衰則生物不遂。凡田土種三五年。其力已乏。斯語殆不然也。是未深思也。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。以糞治之。則益精熟肥美。其力當常新壯矣。抑何敝何衰之有。

薊耘之宜篇第八

詩云。以薊荼蓼。荼蓼朽止。黍稷茂止。記禮者曰。仲夏之月。利以殺草。可以糞田疇。可以美土疆。今農夫不知有此。乃以其耘除之草。拋棄他處。而不知和泥渥濁。深埋之。稻苗根下。漚焉既久。卽草腐爛。而泥土肥美。嘉穀蕃茂矣。然除草之法。亦自有理。周官薊氏掌殺草。於春始生而萌之。於夏日至而夷之。謂夷剗平。

治之。俾不茂盛也。日至謂夏時草易以長。須日日用力。於秋繩而芟之。謂芟刈去其實。無俾易種子地也。於冬至而耜之。謂所種者已收成矣。卽併根荻犂鉏轉之。俾雪霜凍沍。根荻腐朽。來歲不復生。又因得以糞土田也。春秋傳曰。農夫之務去草也。芟夷蘊崇之。絕其本根。勿使能殖。則善者信矣。以言盡去稂莠。卽可以望嘉穀茂盛也。古人留意如此。而今人忽之。其可乎。且耜田之法。必先審度形勢。自下及上。旋乾旋耜。先于最上處收溜水。勿致水走失。然後自下旋放。令乾而旋耜。不問草之有無。必徧以手排攏。務令稻根之傍。液液然而後已。所耜之田。隨于中間及四傍爲深大之溝。俾水竭涸。泥坼裂而極乾。然後作起溝缺。次第灌漑。夫已乾燥之泥。驟得雨卽蘇碎。不三五日間。稻苗蔚然。殊勝於用糞也。又次第從下放上耜之。卽無鹵莽滅裂之病。田乾水暖。草死土肥。浸灌有漸。卽水不走失。如此思患預防。何爲而不得乎。今見農者不先自上溜水。自下耜上。乃頓然放令乾。務令速了。及工夫不逮。恐泥乾堅難耜。攏則必率略。未免滅裂。土未及乾。草未及死。而水已走失矣。不幸無雨。因循乾甚。欲水灌漑。已不可得。遂致旱涸焦枯。無所措手。如是失者。十常八九。終不省悟。可勝歎哉。

節用之宜篇第九

古者一年耕。必有三年之食。三年耕。必有九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。雖有旱乾水溢。民無菜色者。良有以也。冢宰臧年之豐凶。以制國用。量入以爲出。豐年不奢。凶年不儉。祭用數之仂。而又九賦九貢九式均節。各有條敘。不相互用。此理財之道。故有常也。國無九年之蓄。曰不足。無六年之蓄。曰急。無三年之蓄。曰國

非其國也。治家亦然。今歲計常用。與夫備倉卒非常之用。每每計置萬一。非常之事。出於意外。亦素有其備。不致侵過常用。以至闕乏。亦以此也。今之爲農者。見小近而不慮久遠。一年豐稔。沛然自足。棄本逐末。侈費妄用。以快一日之適。其間有收刈甫畢。無以餬口者。其能給終歲之用乎。衣食不給。日用既乏。其能守常心而不取非義者乎。蓋亦鮮矣。傳曰。收斂蓄藏。節用御欲。則天不能使之貧。養備動時。則天不能使之病。豈不信然。又曰。約有者。困窘箱篋之藏。然而衣不敢有絲帛。行不敢有輿馬。非不欲也。幾不長慮。而恐無以繼之也。春秋傳曰。儉德之共也。侈惡之大也。語曰。禮與其奢也。寧儉。奢則不孫。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。寧固。易曰。君子用過乎儉。聖人之訓。誠如此。儉雖若固陋。然不猶愈於奢而不孫。爲惡之大者耶。然以禮制事。而用之適中。俾奢不至過泰。儉不至過陋。不爲苦節之凶。而得甘節之吉。是謂稱事之情。而中理者也。國語云。儉以足用。言唯儉爲能常足用。而不至於匱乏。語云。以約失之者鮮矣。亦此之謂也。易傳曰。君子安不忘危。有不忘亡。治不忘亂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又曰。理財正辭。禁民爲非曰義。以謂理財之道。在上以率之。民有侈費妄用。則嚴禁之。夫是之謂制得其宜矣。老子曰。能知其所不知者。上也。不能知其所不知者。病矣。夫惟病病。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。以其病。病是以不病。夫能如此。孰有倉卒窘迫之患哉。

稽功之宜篇第十

好逸惡勞者。常人之情。儉惰苟簡者。小人之病。殊不知勤勞乃逸樂之基也。詩不云乎。始于憂勤。終于逸。

樂故美萬物盛多。彼小人務知小者近者。儉情苟簡。狃于常情。上之人儻不知稽功會事。以明賞罰。則何以勸沮之哉。譬之駕馭驚蹇。鞭策不可弛廢也。易曰。君子以勞民勸相。大司徒之職曰。以擾萬民。勞之乃所以逸之。擾之乃所以安之也。載師。凡宅不毛者。有里布。謂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。凡田不耕者。出屋粟。謂空田者。罰以三家之稅粟也。凡民無職事者。出夫家之征。謂雖有閒民。無職事者。猶當出夫稅家稅也。閭師。凡無職者。出夫布。凡庶民不畜者。祭無牲。不耕者。祭無盛。不植者。無櫛。不蠶者。不帛。不績者。不衰。此先王之於民。困之如此。艱之又如此。夫孰爲厲已哉。凡欲振發而飭興其蠱弊。俾率作興事耳。此其所以地無遺利。土無不毛。尙豈有惰游徇末忘本。而田萊多荒之患哉。斯民也。寧復有餓殍流離困苦之患哉。昔漢文帝下勸農之詔曰。雕文刻鏤。傷農事也。錦繡纂組。害女工也。農事傷。則飢之本也。女工害。則寒之原也。一夫不耕。天下有受其飢者。一婦不蠶。天下有受其寒者。然崇本抑末之道。要在明勸沮之方而已。況國家之于農。大則遣使。次則命官。主管其事。然則在其位者。可不舉其職。而任其責哉。

器用之宜篇第十一

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器苟不利。未有能善其事者也。利而不備。亦不能濟其用也。詩曰。猗乃錢鏹。奄觀銍艾。傳曰。收而場工。僭而耒耨。時雨既至。挾其槍刈。耨鏹。以旦暮從事于田野。當是時也。器可以不備具。以供其用耶。故凡可以適用者。要當先時豫備。則臨事濟用矣。苟一器不精。卽一事不舉。不可不察也。

念慮之宜篇第十二

凡事豫則立。不豫則廢。求而無之。實難。過求何害。農事尤宜念慮者也。孟子曰。農夫豈爲出疆捨其耒耜哉。常人之情。多于閒裕之時。因循廢事。惟志好之。行安之。樂言之。念念在是。不以須臾忘廢。料理緝治。卽日成一日。歲成一歲。何爲而不充足備具也。彼惑于多岐而不專一。溺于苟且而不精緻。旋得旋失。烏知積小以成大。積微以至著。在吾志之不少忘哉。若夫閒暇之時。放逸委棄。臨事之際。勉強應用。愚未知其可也。大率常人之情。志驕于業泰。體逸于時安。有能沐浴膏澤。而歌詠勤苦。則衆必指以爲汨汨不適時者也。其亦不思之甚矣。

右十有二宜。或有未曲盡事情者。今再敘論數篇于後。庶纖悉畢備。而無遺闕以乏常用云爾。

祈報篇

記曰。有其事。必有其治。故農事有所焉。有報焉。所以治其事也。載芟之詩。春籍田而祈社稷。良耜之詩。於秋冬所以報也。則祈報之義。凡以治其事者可知矣。匪直此也。凡法施于民者。以勞定國者。能禦大菑者。能捍大患者。皆在所祈報也。故山川之神。則水旱癘疫之災。于是乎禱之。日月星辰。則雪霜風雨之不時。于是乎禱之。是以先王載之典禮。著之令式。而秩祀焉。凡以爲民祈報也。篇章。凡國祈年于田祖。則吹豳雅。擊土鼓。以樂田畯。爾雅謂田畯。乃先農也。于先農有所焉。有報焉。則神農。后稷。與夫俗之流傳。所謂田父田母。舉在所祈報可知矣。大田之詩。言去其螟螣。及其蠹賊。無害我田穉。田祖有神。秉畀炎火。有淪淪淒淒。與雨祁祁。雨我公田。遂及我私。是又祈之之辭也。甫田之詩。言以我齊明。與我犧羊。以社以方。我田既